

AO MEN WEN XUE XIU ZHEN CONG SHU

XIANG SI ZI

林中英 / 著

相思子

人民日报出版社

澳门文学袖珍丛书



相 思 子

林中英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 — — — —

目

录

女人四十.....	(1)
一双冷足.....	(3)
明月在竹湾.....	(6)
眼色朦胧.....	(8)
咖啡馆与闲.....	(10)
还魂草的魂.....	(13)
灯塔的童话.....	(16)
冷落的七夕.....	(18)
愿母亲平凡下去.....	(21)
山居好梦.....	(24)
一个做饼的愿望.....	(27)
第一课.....	(30)
玩新郎.....	(32)
布吉岛夜风情.....	(35)
一番山山水水.....	(38)
巴黎乞丐.....	(41)



威尼斯,这一件古董·····	(44)
还剩下什么? ·····	(47)
一件衣服掉下来 ·····	(50)
薰衣草 ·····	(53)
相思子 ·····	(56)
坐游 ·····	(59)
淡食 ·····	(62)
交江湖朋友 做女人文章·····	(65)
苦涩的年资 ·····	(68)
过年即景 ·····	(71)
黄昏的暗角 ·····	(74)
在梦里成长 ·····	(77)
雀仔园一二 ·····	(80)
邻里 ·····	(83)
小楼的神经 ·····	(86)
拍错手掌 ·····	(89)

目

录

等级	(92)
有意见	(95)
考考考	(98)
写作神经病	(101)
马铃薯大餐	(104)
“被逼成材”	(107)
台风夜	(110)
小雏菊	(113)
办公室恋爱病	(115)
长发的节日	(118)
被时间拿去了的	(121)
粉红色的棉袍	(124)
大红全盒	(126)
写于大除夕的信	(129)
也说世界杯	(132)
瑞士乡间的婚礼	(135)

女人四十

女人四十,是个令人心惊肉颤的话题。一脚跳离了鲜花盛放的三十年华,跨入四十境地,突然意识到从此便走上下半生的路。

回望,逝去的岁月压缩成若干个色彩斑斓的影像,在眼前历历如见。四十年只剩下这些画面?就这样便溜过了四十年?原来人生易老,到了四十这个门槛上才有铭心刻骨的体会。此中有更多的不甘心。

女人四十,既精明,又痴呆。不相信日子曾经过去,明明少女的心跳仍好像在激荡,深情的眼睛依然湿润地注视着,可是都成了遥遥旧事了。逝去的日子,是划下的一道闪电,你曾看见过,却无法证实。凝眸追寻时,虚虚实实,似幻似真,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

女人四十,陆陆续续多了一些“叔婆”、“妯婆”

“姨婆”之类的称谓，不管愿意不愿意，总得绽开慈祥的笑脸面对，颇有点“逆来顺受”。假如子女一不小心，三下五除二地让你做了岳母或家姑，你便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凛然接受一声声的“妯娌”、“婆婆”，在惊魂未定中学习怎样回应更有长者风范。女人四十，还做着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女儿，做着年轻同事的姐姐，在多种角色之间游移，驾驭得头头是道，原来女人四十的可塑性有那么大。

女人四十，是一个成熟女人的初生，活得自有面目。她早已不相信“女人三十烂茶渣”这句曾视之为丧钟的话，因为在“烂茶渣”之后的十年，她仍好好地活着。女人四十也不相信自己是一支花。她有鲜花以外的自信。女人四十的聪颖，在于现实地、确切地认识了自己——是一枚果。你可以看到她宽容的一笑，触到温热的肝胆，她有坐看云起的淡然，也有宝剑出鞘的锐勇。女人四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女人四十，喜呼唤旧友，不以酒为乐，不以食为乐，以谈为乐，一起作回忆的壮游，循着逶迤的足迹，捡拾零碎的一星一点，每一个发现，便是一次快乐的悲凉，如汽球脱手而去，尚能看到空中的黑点。

一双冷足

“到了冬天，无论如何要抓住一个男人过冬。”这是香港女作家张小娴的妙句。

固然，它是戏言。如果一个男人，你只图他替你烘热被窝、温暖双足的话，何不购用电热毯、暖水袋，更有干净利索的温暖效果。不过张小娴此说亦道出了体温偏低、“冰肌玉骨”的女子在寒冷天气时的苦处与需要。

从小便是体温偏低的人，入秋已是“玉臂生寒”，及冬四肢顿成冰棍。在交际场合怕把手伸出来作友谊的一握，因为一触之下，常惹来螫着了一般的惊叫：噢，你的手很冷！跟着便是好意地劝进补品。可是猪羊狗猫蛇吃进肚里，热气只会升腾到嘴角化为疱疹二型或者口腔内膜的溃疡，而不会气贯双掌、直抵双足，小趾头一样冷得发麻。

独睡的时候，常思睡在一个温暖的被窝里真是无比幸福。一个温热的铺盖，让人坦然地舒展四肢，放松了神经，融化了疲乏，很快便得到酣然一梦。在无法靠自力营造一个暖和的被窝时，却又偏不肯求助于暖水袋、电热毯，总以为这是年纪老大者以及病号们的行为，它一如擦驱风油般发放着一种衰老的讯息。只好一咬牙根，掀被上床，在冰冷如雪洞的被筒内蜷缩打颤，颤得心头发紧，微微疼痛。睡着了，梦里仍悬记一双冰冷的脚掌，被窝的下截寒气森森，还有点发潮的黏腻；穿一双袜子，那冷凝的感觉仍传到心里，时为冷足睡眠不佳。

到了真的“抓”到一个男人过冬，任凭高天滚滚寒流急，身畔微微暖气吹。他接受了我这个人，连带我的一双冰足。“伸过来吧！”他叫我挨过去取暖，冷热相触，几乎“磁”一声地冒烟，令他觉得自己很伟大。

足仍然冷，至今却未添电热毯，反正他比我早睡下几个小时，早已经营出一个暖洋洋的被窝来了。当我裹挟一身寒气插足进被筒时，不经意地一碰，仍会冷醒酣梦中的人，只好自重，小心翼翼地分清楚河汉界，自设雷池，不想逾越。但他人在朦胧

中仍是发着那句话：“伸过来吧！”

抓住一个男人过冬，开始他会不遗巨细地关切你的冷暖，你总会从一双冷足上体会到一片心意。可是以后呢？以后假如他嫌弃你的冷足的话，那么他嫌弃的已不仅仅是一双脚了。一双冷足，好让它来作为情感冷热的信号灯吧。

明月在竹湾

过了一个有月亮的中秋节。

月儿偏向竹湾圆。

稍远灰暗的沙滩上，闪跳着一圈火光。孩子像飞蛾般扑去，便气咻咻回来说，是插在沙堆上的蜡烛，插成一个心型。哦，此心有明月可证呢。我在沙滩上踏月，步向那浪漫之火。一、二、三、四……一共十二支蜡烛。可是烛旁并无俪影，这浪漫谁来认领？我向周遭搜索，不远的铁丝网下，有一堆黏乎乎的黑东西，正发出悄悄语声。是他俩守着这浪漫之火呢，我这个外人也应移步，勿加打扰了。

我面向大海，仰首苍穹，想捕捉心头诗句。可惜心头无诗，挤呀挤的，只挤出杜甫的“月涌大江流”、东坡居士的“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很贴切，却无半点旖旎。

感觉呢？感觉也木木然，虽说月圆月缺能触发各种情思、怀人情愫，可是我没有，只为惯见离离合合，淡对散聚悲欢。心里头有所装载，情感才会变得深沉厚重，如今在夜的轻风中，我更加轻飘飘了。

沙滩上露天餐厅轰轰然唱着卡拉 OK，几桌客人轮着上场。月明中夜听，听的不是秋虫唧唧，不是宿鸟偶鸣，而是粗豪的《禅院钟声》、沙哑的《分飞燕》、甜甜的《秋色》。我没有拿到歌簿，因问侍应生可有《夜机》？

“夜鸡？没有，没有。”

看他认真地摇头，相信他并非有意插科打诨。他是操着些微外地口音的异乡人，以为我要点一客他从没听说过的古怪菜式呢。

要是在从前，哪想到自己要凑这份热闹？联欢聚会上，礼堂的舞曲一响起，我两脚三步便跨出门槛，宁愿静静地漫步，一边走一边咀嚼孤独、寂寞，把玩那种微甘的感觉。自以为有些招人注意的特别了。

月明之夜，我含笑回望自己年少时的身影，日子不但使人容貌改，性情也在变。变得随和、明朗，变在不需执着的地方不执着，是较适合时宜了吧。

眼 色 朦 胧

在何家英的作品前,我贪婪地欣赏画幅里的人物在遐想、凝思、期待中的宁静柔和的美态,尤其爱恋这一类少女的眼神。

这种眼神,朦朦胧胧地,像罩着一层淡淡的湿雾,带着点幽微神秘;然而,这种眼神不掺一丝杂质,又活像两泓秋水般纯净、清澈。在凝眸中,有些却分明又泛着隐隐的愁绪,也许是少女们连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微郁;也许是欲爱欲又无寄托的烦恼;也许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看到这种眼神,耳畔便响起了钢琴名曲《少女的祈祷》;少女心事,是婉妙的,不得说,唯有静默于神祇前作内心的独白吧。

这种眼神,要神思落进幽远的境地中才会自然显现,在独自凭栏,独守窗儿,倚着树干仰首蓝

天，坐在案前托腮凝睇，她们的眼光是没有焦点的，好像望得好远，却又落在很近。其实她们对外像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内视着属于自己的一片心田；甚或干脆空茫一片，什么也没有看，什么也没想。

这原是只应属于青春少女的眼神，在我的岁月流程里曾多么熟悉。

对这种神情现在有点陌生了，如今幽静的女子并不多，更多的女孩子示人以飞扬的神采、富于变化的鲜活的表情，她们目标彰明，眼神是自信的、挑战的、迷于五色的，诱惑的。早谈恋爱的女孩，眼神里则像灌了蜜，腻腻地、媚媚地，都不会是何家英笔下少女的眼神。

这种朦胧眼色，在大龄女人的眸子中不配出现，即使再出现也说不上动人了，一切遐想与沉思，凝眸的刹那是智慧高度的凝聚；“四十而不惑”，眼里闪射的是洞察世情的睿智之光，它锐利，穿透力强。她们的眼神里虽然偶尔有瞬间的憧憬，却不朦胧也非虚幻了。

撷拾何家英笔下少女的眼神，犹如撷拾自己青春行迹上遗落的碎片，在新的岁月中它无多少价值，但是它仍在远处闪光。

咖啡馆与闲

流憩姑娘著文怀念巴黎的咖啡馆，感叹在澳门竟连喝咖啡的地方也没有。

也许有人会怀疑流憩此说的准确性，澳门的茶室西餐厅不是高中低档都有么？要茶有茶，要啡有啡，连卖牛腩面的都是有咖啡奉客嘛。我想，流憩说的是可供惬意聊天、休息的地方，喝咖啡仅为其次；而不是只为填饱肚子、满足食欲的饮食环境。

难道澳门的西餐厅不可以供人聚谈？

流憩一定是嫌弃那里的格调不够纯粹，最重要是欠缺一种悠悠闲适的气氛，不是一个真正让心灵喘息的空间。

供是应者求才出现的。巴黎遍地咖啡馆，是因为喝咖啡是一种固定了的生活形态，澳门号称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缺乏欧洲情调的“咖啡生活”，除

了因为这儿以华人为生、民生习惯不同之外，大概亦由于这是一个以忙为身份象征、以忙为度量人生价值标准的社会。谁都不愿闲！闲几乎等同没出息，有钱阶级亦非等于有闲阶级，营营役役，越是有钱，越不得闲。没有钱的人呢，没胆量、没资格休闲。

十丈红尘，只有一种节奏——抽搐地繁忙，泡咖啡馆这无所事事之为，是奢侈。虽说目前澳门的酒吧一家接一家地开张营业，毕竟这是一种潮流生意，究竟盛况能维持多久，谁也说不定。我老在怀疑闲适地喝咖啡的人那么少，又怎会真有那么多人优悠地摸酒杯底？

真愿意澳门能有如流憩所钟爱的那种咖啡馆、那种饮咖啡的气氛，那即是说，人们懂得闲的意义，也有了合理分配忙与闲的环境，以及闲的资格，不再被忙碌这头恶魔缠住；认同闲是生活的必需，泡咖啡馆不是谋杀时间的行动，而是扩充心灵的空间，让思想活泼自如地流动，让缕缕的灵思随着咖啡杯沿氤氲的香气袅袅冒升。事实上，巴黎的咖啡馆是曾经酝酿伟大艺术的地方。印象派首领马奈与画家们及文学家左拉就经常在咖啡馆聚会。